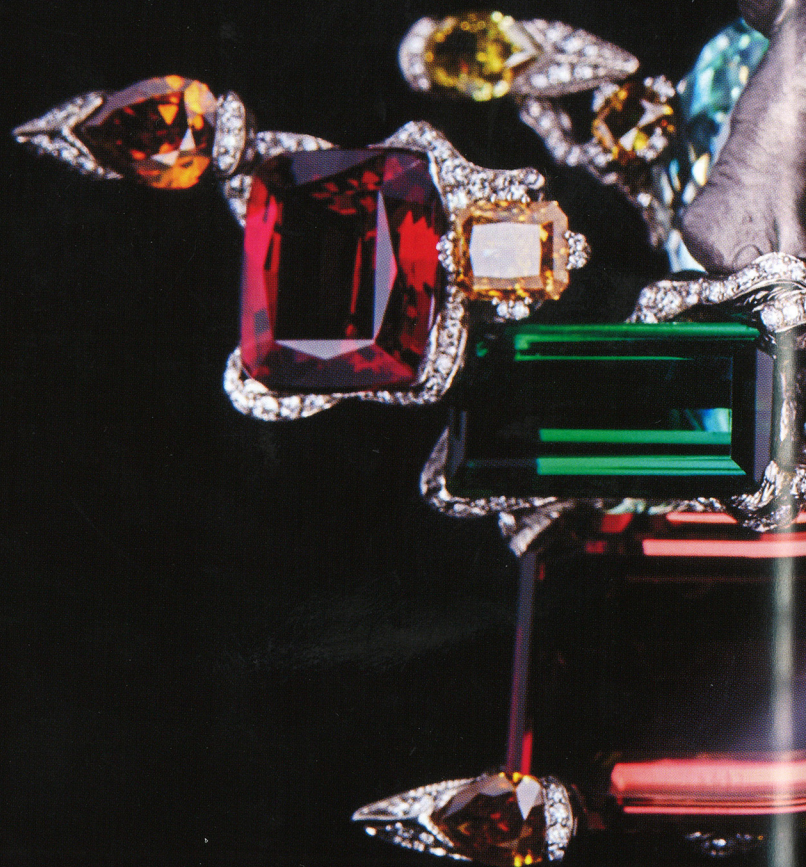


VOGUE LUXE

HONG KONG

OCTOBER





Wallace Chan創作的
「真空妙有」珠寶頸鏈，
在水晶內氳氳著瑞彩，駕著
髮晶的一絲絲天然紋路，
迴繞一個蜿蜒幻境。



THE BEST OF BOTH WORLDS

以澳門為基地、於當地設置工作室的珠寶藝術家陳世英（Wallace Chan），其珠寶藝術可說是集科學與玄學於一身，本質與精神都達到了至高境界的精品，巧奪天工的工藝技術固然精彩絕倫，更令人著迷的是那種天馬行空的想像，以及精妙入神的創意和哲思。就如佛家所謂之「壇城」或「曼陀羅」（Mandala），Wallace Chan 的珠寶作品在意境上代表超越一切時空的開悟道場，形式上則有如寄寓所有奇思妙想的華麗宮殿，兼具「無限之大宇宙」與「內在之小宇宙」不二的意涵，魔幻現實並冶一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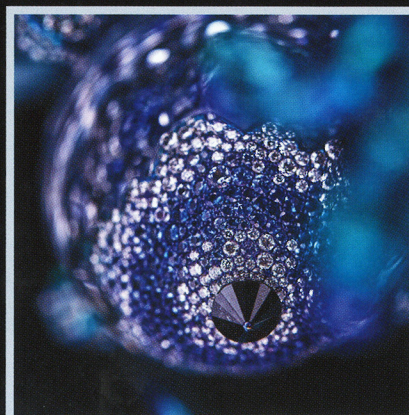
Text: Patrick Chiu



黑鑽肩針雕塑作品《黑色傳奇》



《微觀》戒指



THE MAGIC OF MACAU

說到「魔幻現實」，Wallace Chan 的珠寶作品其實亦相當酷似 20 世紀五十年代前後在拉丁美洲興盛起來的魔幻寫實主義（Magic Realism 或 Magical Realism），其敘事文學手法將幻覺和真實相混，令神話和現實並存，卻又反而更接近人的真實的意識與心靈。拉丁美洲魔幻寫實文藝的冒起，便正是因長期處於西班牙、葡萄牙殖民統治之下，在來自歐洲的西方科學文明與當地輝煌燦爛的古代印第安文化，相互交融轉化，而形成一種自覺的文化藝術的昇華。同樣的情況，也可以在我們熟悉的澳門感覺得到。

自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抵達澳門以來，澳門便成為東方其中一個重要的港口，是溝通東西方文明的門徑、西方與華人交流的窗戶，為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及共存提供了重要的平台。作為歐洲國家在東亞建立的第一個領地，澳門歷史城區是中國境內現存最古老、規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、最集中的中西特色建築共存的歷史城區，見證了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國以至遠東地區的發展，也見證了向西方傳播中國民間宗教的歷史淵源，是 400 多年來中西文化交流、多元共存的結晶。而這種交流及共存亦塑造澳門本身獨特的個性，以及豐富多元的歷史文化。

作為改寫當代珠寶藝術傳統的國際知名珠寶藝術家和雕刻家，Wallace Chan 的珠寶藝術亦充滿了東方精神。於 1956 年生於中國，在 1973 年僅 16 歲時開始從事雕刻創作。在逾半個世紀的藝術旅程之中，他從大自然、哲學和靈性汲取靈感，雕琢出把傳統

工藝與創新科技完美結合的作品。這位自學成才的藝術家在香港從事創作，率先把鈦金屬融入藝術作品之中，因而享譽全球。

無獨有偶，Wallace Chan 在澳門有自己的私密工坊，維持十幾個人的規模，這是個如同科學實驗室般的創新中樞。正如眾多世界知名的高級珠寶品牌般，他在澳門設立多年的私密工坊，亦以保安原因一直未對外開放，能夠現場採訪的媒體也絕無僅有，《VOGUE》Hong Kong 當然也不例外，幸而身在英倫出席佳士得倫敦為其舉辦歷來在歐洲的最大規模展覽《時間輪盤》（The Wheel of Time）的他，在百忙之中也接受了我們的訪問，並提供了其極少曝光的私密工坊工作照。



Wallace Chan 位於澳門的工作室因保安原因一直未對外開放。



《時間輪盤》頸鏈

《VOGUE》HK：我們今期的主題是澳門，澳門跟香港同樣是東西文化交融的地方，但澳門不似香港般商業化，因此這種文化交融就更加貼近市民生活，多了一份閒情，而少了那份現實功利，你年輕的時候從香港搬到了澳門，於你而言，兩地都是家。你對澳門有何感想？會如何看待這裡獨特的文化色彩？

Wallace Chan：當我年輕時，生活可說是捉襟見肘，一條褲子也穿上兩年！那個時候，為了節省開支，有更多的資源投放創作，我從香港搬到了澳門。雖然是為了經濟原因而選擇了澳門，但澳門的文化色彩也是獨特的，它融合了中國傳統以及其他西方文化元素，形成了一種多元的文化風景。於我而言，兩岸三地都是家，靈感無處不在，創作也沒有定所，只要我在呼吸，無論我身在何方，都能夠創作。

《VOGUE》HK：你對珠寶材質研究精闢入裏，甚至在鈦金屬和陶瓷等高科技上也有所發明，而最令人意外的是，你還可以在這些材質和各種寶石上，探索到它們的精神和靈魂，從而展開交流和對話，可否分享一下有關心得？

Wallace Chan：萬物都是活的，萬物都有生命，萬物都被被善良對待。當你愛萬物，萬物都會願意與你溝通。我是懷着感恩的心與物質溝通，物質會成為我生命的證據與載體，物質會成為我生命的延伸，這是一種雙向的關係。

寶石蘊含大地的記憶，我在哈佛大學的一場高峰會中，聽到一位教授發表研究成果，他說鑽石很大機會比一般的記憶晶片有更強大的儲存記憶的能力，這是由於鑽石的晶格結構非常穩定和堅固。這證明與寶石的溝通，一旦深入，不只通達過去，也能探索未來。

《VOGUE》HK：一剎那的光輝就代表了永恒，「時間」似乎是你一直探討的一個藝術創作元素，亦因此令你的珠寶和雕塑作品都多出了一個引人入勝的「維度」，你是如何看待「時間」又如何去上下求索「永恒」？

Wallace Chan：我們需要鐘面上的十二格去告訴我們時間，我們也通過年曆中的十二生肖去理解生命與生活。上有天文，下有地理，告訴我們，天亮時工作，天黑時休息。這些一切令世界有了行之有效的規律。我們對時間的理解是客觀的，但就創作而言，時間一向主觀，必須通過物質去引證。時間的意義，在於物質的成長與消逝。我的作品，承載了我生命中的時間，也是要成為時代精神的載體，幾百年後，就算人類也從地球消失了，一些外來的智慧生命，如果能夠找到我的作品，至少也會知道我們曾經如何。永恆是無始無終的，正如創作為了接近完美，創作也是只能接近永恆。

《VOGUE》HK：「一無所有，更加自由」，這是你昔年出家的獨特體驗，由是甚至後來創作了一件名為「真空妙有」的珠寶頸鏈，那技藝和創意之極致，堪稱驚世駭俗，你是如何去看待「無」這個佛家概念？又如何用「有」而將它美妙地體現出來？

Wallace Chan：真空不空，能生妙有。我在一塊髮晶上，開了一個 6.5 毫米的洞，這個洞的大小，只足夠一顆 1 卡的圓鑽。然後，我用自創的工具，從這個洞開始，將髮晶挖空、打磨，創造了一個 45 毫米的內在空間，在那個微小的洞，我鑲嵌了 1,111 顆祖母綠，裏面鑲了中國的祥雲圖騰，最後，我以一顆 10 卡的圓鑽為小洞封口。

從構思到實踐，這件作品用上了我 10 年時間。我起初是用水晶的，後來想了想，要用髮晶才能令作品的難度一目了然，因為髮晶有天然獨特的結晶，一看就知道是完整的一塊，沒有被破開組合。過程中，我失敗了 30 多次，做破了 30 多塊的晶石。

創作是在無中生有，再生無，再生有，從零到一，是一個永恆無止的追逐。但無中生有也非完全無中生有，沒有前人留下的知識與智慧，也難有今日的所謂無中生有的可能。

《VOGUE》HK：佳士得拍賣行最近在英國為你第五度舉行個展，並且是在歐洲最大型的展覽，其命名「時間輪盤」倒也十分貼切，可當中卻無半點宿命消極意思，而更多是那種「天行健，君子自強不息」又或「日新又新」的勁兒，於此，你又是如何令此「時間輪盤」在往復循環中成就螺旋「上升」的超越呢？

Wallace Chan：展覽名為「時間輪盤」，但甚麼是輪子呢？輪子無始亦無終，會一直轉動。縱觀歷史，人類一直嘗試定義時間，也對抗時間。當你越嘗試抓住時間，就越意識到時間會反過來困住你。時間是我每件作品的主题，我的時間之輪就是我作品的蒙太奇，我的時間和存在，都在我的創作中。

我自 1973 年開始雕刻，創作至今已超過半個世紀。年輕時我渴望獲得一個身份或分類，但當我最終認清自己時，我發現自己只是一個熱愛創作的人，我為藝術而生，為未來而創作，但未來到底是甚麼？過去加上現在，就是未來。